

简论唐前“服妖”现象

李剑国, 孟 琳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作者简介] 李剑国(1943), 男, 山西灵丘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史、小说文献、古代文化研究; 孟琳(1978), 女, 天津人,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史研究。

[摘要] “服妖”观念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和灾异学说的产物, 而“服妖”现象中又蕴藏着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丰富内容, 唐代以前“服妖”现象与服饰流行、儒家礼仪规范以及民俗禁忌观念之间都存在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服妖; 灾异; 禁忌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4-0427-07

“服妖”一词, 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尚书大传》之《洪范五行传》:“貌之不恭, 是为不肃, 厥咎狂, 厥罚常雨, 厥极恶, 时则有服妖。”《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解释“服妖”为:“风俗狂慢, 变节易度, 则为剽轻奇怪之服, 故有服妖。”据此, 我们可以将“服妖”理解为今天人们所说的奇装异服。奇装异服之所以成为“妖异”, 究其本源, “服妖”说的理论基础乃是阴阳五行学说。从《尚书大传》到《汉书·五行志》, “服妖”都是作为阴阳五行学说“木失其性”的一种表现而被大量记载的, 后世史书也继以沿革。所谓“木失其性”, 表层意思就是“木”失去了它的本性, 在阴阳五行学说以非理性的附会为基础建立的理论体系中, “木失其性”则表现为“田猎驰骋不返宫室, 饮食沉湎不顾法度, 妄兴徭役以夺民时, 作为奸诈以伤民财”^[1](卷二五)等人事, 而“服妖”为其大宗。西汉中期以后, 导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灾异之说大盛, 在《洪范五行传》中即以灾异面目出现的“服妖”现象愈加受人关注, “服妖”作为一种代表天意谴告的灾异现象被汉儒们不厌其烦地记载评说, 成为汉儒之干政工具。西汉中后期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儒生以灾异学说干政, 而“服妖”等灾异现象则是他们论证君主失政的代表天意的明证。这种神学主义灾异学说在有汉一代尤为兴盛, 直至魏晋南北朝仍荡其余波。

文献中有关唐代以前“服妖”现象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 不胜其繁。自《汉书》至《隋书》, 正史《五行志》皆设“服妖”一项, 对“服妖”现象详细记述。六朝小说中也存在大量关于“服妖”现象的记载。唐代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许嵩《建康实录》, 对六朝小说中所载“服妖”现象广有征引,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更是在“物异”类下单设“服妖”一部^①, 汇总了大量“服妖”现象。由于这些记载对服饰外形的描绘大多直观而形象, 这样, 从服饰文化的角度看, “服妖”就具有了文化史上的价值, 我们不但会关注“服妖”在阴阳五行思想和灾异思想上的意义, 更会关注“服妖”作为一种服饰文化现象的意义。本文着重讨论唐代以前“服妖”现象在服饰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及其政治象征意义。

一、“服妖”与流行服饰

“服妖”现象中所反映出来的服饰样式往往是与传统完全对立的, 同时又是在一个时间段中社会上

非常流行的服饰样式。事实上,某种非传统服饰的流行也正是其被目为“服妖”的一条重要原因。

流行通常是反传统的,服饰流行的样式一般是与传统的服饰样式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一些保守的人以传统审美标准和政治象征意义去衡量新生的流行款式,不免要视为灾异。如《后汉书》卷一〇三《五行志一》载:

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腰步者,足不在体下。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歛然,诸夏皆仿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将,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将危社稷。天诫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顿,折其要脊,令髻倾邪,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举宗诛夷。”

汉代贵族妇女多做高髻,高髻是将头发向上梳展并在头顶结髻的一种发式。《中国历代服饰史》中介绍:“此髻上小下大,……此种髻式定有柱支撑,否则挺立不住。”^[2](第48页)可知,高髻是一种发髻高耸于头顶的发式。而堕马髻则不然,“堕马”之名应是由髻式像人从马上堕落之势而得,其汉代式样已不能确知,但现存唐代堕马髻式样可供参考^②:



可以推测,汉代的堕马髻应是一种发髻偏于一侧的下垂髻式,较之高髻,应属于低髻发式。这种发式突破对称型的传统髻式,以不对称的形态,呈现出不平衡美和一种形似堕马之势的动态美。这对于追求新奇的贵族妇女来说可谓一种新鲜的审美体验,故而“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歛然,诸夏皆仿效”。事实上,堕马髻也成为了后世妇女的一种普遍发式,为爱美女性所推崇,如北魏高允《罗敷行》言:“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罗敷,……头作堕马髻,倒枕象牙梳”^[3](卷二八)。南朝陈江总《梅花落》:“天姬坠马髻,未插江南珰。转袖花纷落,春衣共有芳。”^[3](卷二四)人们大多还是将堕马髻作为一种美好的事物,并非如服妖论者所愿来抵制它,这也是这种发式能够流行并且流传下去的原因。从审美角度看,这种侧在一边的髻式的确比传统对称高髻的正襟危坐感更能体现女性的妩媚娇柔,因此也难免招来“媚惑”之嫌。

孙寿制愁眉之前,汉代贵族妇女的眉妆主要是长眉和广眉。汉代长眉的特点在于长,正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的“长眉连娟”的样子。广眉的眉形很宽,所谓“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4](卷二四)虽有些夸张,但体现了当时人们尚广眉之风。晋人崔豹《古今注》卷下还提到一种惊翠眉:“(梁)冀妇改惊翠眉为愁眉。”这种眉的特点是颜色非一般的黑色,而是如翡翠色一般的绿色。孙寿所制愁眉,继承了长眉之长而改变了广眉之宽,如陈后主《有所思》所说“落花同泪脸,初月似愁眉”^[3](卷一七),其形如新月,细长而曲折,比广眉更能体现柔媚的女性美。广眉一般与高髻相配,体现的是女性庄重古朴的气质,广眉的宽阔之形也能显现女性娇憨之态,而孙寿所制愁眉与堕马髻相配,加之“薄拭目下若啼痕”的啼妆和宛如病态的折腰步、龋齿笑,突显出女性的柔弱妩媚之美,这与传统的庄重大方的审美标准大相径庭,遭来非议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种对传统的突破也正为灾异论者提供了一个阐述“服妖”观点的有力论据,他们将这一组服饰所体现出的忧愁病态之相与梁冀的灭族之灾相连,认为愁眉、啼妆预示着“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蹙眉啼泣”,而折腰步、堕马髻、龋齿笑则预示着“吏卒掣顿,折其要脊,令髻倾邪,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这样,一组很流行的服饰就因其反传统而被列入了“服妖”之列。

流行服饰除了对传统服饰的反叛,还有对“胡服”的引进。在儒家华夷之别居于思想主流的情况下,在胡汉权利斗争非常激烈的历史环境中,胡服的流行同样也引起文化保守主义者及灾异论者的慌乱和警觉。

所谓胡服,就是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这种服饰上褶下袴,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这种装束较之当时中原的长袍大褂、宽领肥腰、大下摆的服饰来看,要轻便得多,而且更适宜于骑马。早在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就曾引起一场争论。当时大臣公子成以华夷之别为由坚决反对胡服,后世反对胡服者也多以此为由坚决抵制这种服饰变革,以至在“服妖”观念产生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也被纳入了“服妖”的行列,《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颜之推传》载有“哀赵武之作孽,怪汉灵之不祥”之语,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汉灵帝好胡服并列,可见对胡服的反对之声绵延不绝。

实际上,胡服在汉代已较为普遍,《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一些胡服已为汉代官服。汉末的灵帝更是一个胡服的爱好者,《后汉书》卷一〇三《五行志一》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上行下效,蔚然成风,铺天盖地的胡风使那些坚守“裔不谋夏,夷不乱华”^[5](卷二八)的人们倍感焦虑。冠冕衣裳的正统汉族服饰象征着传统礼法的威严,缺少它们,就不成其为正統的封建王朝了。服饰的意义已超出了实用和审美的范畴,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更重要的是,胡服的盛行体现了北方各族在中原影响力的增强,这在汉末直至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年代中,势必会使身处忧患的范曄等史家由此联想到外族的入侵。他们虽然将穿着胡服列为“服妖”而加以抵制,但却阻挡不住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干宝《搜神记》载:“自泰始以来,中国相尚用胡床、貂盘,及为羌煮、貂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胡床、貂盘,戎翟之器也;羌煮、貂炙,戎翟之食也。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太康中,天下文饰,以毡为紒头及带身、袴口。”^[6](卷一四)这时,胡服已在民间广泛流行,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已渗入中原。永嘉南渡,五胡乱华,灾异论者乃将政权的衰亡归于胡服之祸:“于是百姓相戏曰:‘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夫毡,胡之产者也,而今天下以为紒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刘渊、石勒遂有中都。自后四夷迭据华土,是其应也。”^[6](卷一四)国亡家破,归于“服妖”,这也正显现出时人对于内忧外患的无奈。无论保守者如何反对,如何以“服妖”为由指斥胡服,胡服仍然生存流布下来了。难怪宋人沈括指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7](卷一)话虽然说得夸大一些,但胡服之影响也可可见一斑了。

汉代以来,正史虽多有《舆服志》、《礼仪志》,但其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燕享所着的朝服官服,关于其它阶层的服饰却极少涉及。而在《五行志》“服妖”项目中却保存了大量有关各时代社会服饰风尚的记载,成为研究古代服饰史的珍贵资料,这或许是灾异学者和历史学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二、“服妖”与服饰逾制

先秦儒家学说对于服饰有着繁琐的规定,这乃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映,儒家经典《礼记》中的服饰制度所反映出来的“礼”实际上是和儒家的道德教化融为一体的。在儒家看来,穿衣戴帽不是生活小节,而是道德大事。子路结缨而死的事例就深刻反映出“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8](卷一)的着装规定,已经超出服饰本身的意义,成为一种道德规范。服饰具有道德上的象征意义。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又提出了服制天象说。其《春秋繁露》卷六《服制象》开篇道:“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服制作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地威严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服制是天命与礼制的表现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学说逐渐确立了自己在整个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家的服饰观念和服饰制度也被上升为国家制度而受到尊奉。服饰制度随朝代更迭而变化,服制的节文时繁时简,然万变不离其宗,规定各种服饰制度的目的应源于儒家学派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所倡导的等级观念,如荀子所说:“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主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会下之本也。”^[9](卷五)这一

点在代表儒家礼教规范的《礼记》和历代的《舆服志》中所叙甚多,僭礼逾制这种触犯等级制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会被视作大逆不道,招致“天人共诛”。汉代灾异学说产生后,违反服制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与灾异相连,被列入“服妖”的行列。在灾异论者看来,着装违反规定就是一种预示祸乱的灾异现象。《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载:

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王贺狂悖,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慢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

关于“仄注冠”,颜师古注曰:“仄,古侧字也,谓之侧注者,言形侧立而下注也。”^[1](卷二七)可以想象这是一种冠体左右不对称或是偏向一侧的冠。各种文物皆证实,古人的冠一般是左右对称且直立于头顶上方的,无怪这种“仄注冠”被称为“非常之冠”。制作这种“非常之冠”已经不符合制冠的通例了,昌邑王还要将它“冠奴”,这与“士冠庶人巾”^[10](卷四)的等级规定是相违背的。古人重冠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冠区别等级地位,在历代《舆服志》中,着冠的制度都极为繁琐细致且等级森严,由冠的外形一望便知着冠者的身分地位,而冠与不冠则是区别士庶的重要标准。“冠奴”已然“自至尊坠至贱”,颠覆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何况“冠狗”?关于“冠狗”,《后汉书》卷一〇三《五行志》也有记载:“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这些服饰上的逾制行为被灾异论者视为“服妖”,他们从服饰上找到了昌邑王或是东汉王朝败亡之由。事实上,刘贺的“骄慢不敬”、“狂乱无道”以及汉末的腐朽统治才是其致祸的真正原因,在服饰上的逾制僭礼只不过是一种外在表现。

三、“服妖”与禁忌观念

在关于“服妖”的记载中,日常生活中著丧服或是穿著类似于丧服的服饰会被目为“服妖”,这应该源于古人的禁忌观念。关于禁忌,中外学者讨论颇夥,英国学者玛丽·道格拉斯的观点或许更能解释人们对于日常着丧服的禁忌。她认为,禁忌是混淆了人类采取的分类体系或与之矛盾的结果,也就是说禁忌物是社会分类系统的产物。分类活动是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的主要途径,不仅加强了社会实在的结构,也加强了道德情感结构。而破坏这种分类系统会给人们带来焦虑与恐慌,所以这种破坏行为就被视为违犯禁忌。根据这一观点,日常著丧服或是外形近似于丧服的服装,破坏了一种分类规范——丧服仅用于丧葬仪式,人们日常不著丧服,所以,这种行为就是违反禁忌,违反了禁忌就会受到来自不可抗力的惩罚。另一方面,丧服总会让人们联想到死亡,对死亡等事物的恐惧也是禁忌发生的一种心理因素。在“服妖”这个问题上,灾异论者正是将这种禁忌观念绝对化和规范化,从而将日常穿著丧服或样式近似于丧服的服装列为“服妖”。在灾异与禁忌的双重观念下,“服妖”之说更具说服力了。干宝《搜神记》载:“昔魏武军中,无故作白帏,此丧征也。缟素,凶丧之象;帏,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攻杀之妖也。”^[6](卷一四)汉代继承《仪礼·丧服》之制,以白色为丧服颜色,如《后汉书》卷九六《礼仪志下》“大丧条”载:“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帏不冠”。魏武帝曹操正值东汉末年,“裁缟帛为白帏”^[11](卷三〇),招致了后世“服妖”的非议。实际上,这种服饰改革是以节俭为目的的,汉代贵族通常着冠,冠一般由皮革制成,其上还要附着一些珠宝以为装饰,其价值当然远重于一块缟帛。但是,以白帏代冠,其外观颇似丧服,一次服饰改革由于触犯了人们的禁忌而被斥为“服妖”。另《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亦载:“(陈)后主好令宫人以白越布折额,状如髻幅;又为白盖。此二者,丧祸之服也。后主果为周武帝所灭,父子同时被害。”也是由于服丧服之白色被视作“服妖”的。

不单是服色,服装的用料接近于丧服用料也被目为“服妖”。干宝《搜神记》载:“永嘉以来,士大夫竞服生笄单衣。识者怪之曰:‘此古縗衰之布,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后愍、怀晏驾。”^[6](卷一四)縗衰是

细而稀疏的麻布做的丧服,古时诸侯之大夫为天子服丧服總衰裳。《仪礼·丧服》载:“總衰者何?诸侯之大夫为天子。”生笈是没有经过漂煮的生细布,接近于麻布。孝怀帝的士大夫们夏天所穿单衣用生笈所制,这个触犯禁忌的行为使“识者”产生了为天子服丧的联想,因而成为“服妖”。

四、表象的附会:形似与音近

灾异现象大多出于附会,如前所述,“服妖”现象的产生是出于阴阳五行学说的非理性联系和附会。但是,灾异及“服妖”论发展到后来,有一部分已经脱离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根据的附会方法,而是外在表象的直接类比和关联。就是说,两件事物之间由于外表和形式的近似或是名称的音近而产生必然联想,从而成为附会的一种普遍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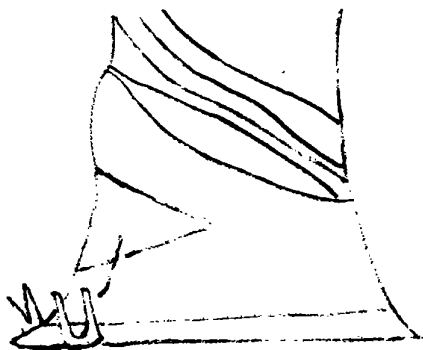
(一) 形似

在服饰与时政相涉而被称为“服妖”的服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服装样式的上下比例不够协调而使人们联系到了君与臣、君与民或男与女的上下关系失调。如干宝《搜神记》载:“吴景帝以后,衣服之制,长上短下。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妖也。故归命放情于上,百姓惻于下之象也。”^[6](卷一四)古人“上曰衣,下曰裳”^[12](卷二),单从服装样式来看,孙吴景帝之后,人们著装衣长裳短,衣多裳少,以至于衣领有五六层而下身之裳却只有一两层,这种服装样式的上下不对称被干宝联系到君民用度的上下不平衡上,成为亡国之应。这种上下比例不仅限于衣与裳,《宋书》卷三〇《五行志一》载:“晋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识者曰:‘此禅代之象也。’永初以后,冠还大云。”冠与衣裳的比例失调也意味着上弱下强,有“禅代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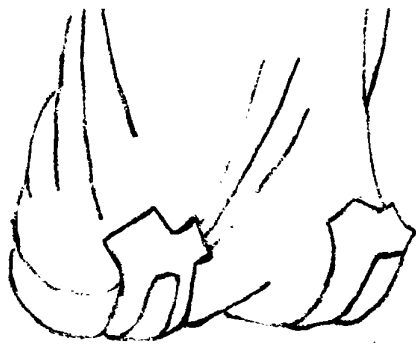
按照这种硬性类比的思维方法,其实许多服饰样式都可成为“服妖”论者联想类比的对象。《后汉书》卷一〇三《五行志》提到一种妇女木屐的样式,以彩色的带子为系,服妖论者以为这种样式就是后来“党事始发”、“九族俱系”的征兆^③。《宋书》卷三〇《五行志一》提到妇女的一种头发盖在额头之上的发式,这种发式就因其“覆额”而被视为“服妖”,原因是“覆额者,惭之貌也”,预示着愍、怀二帝晏驾的耻辱。这些就不细说了。

(二) 音近或音同

由于两种事物名称的发音相近或相同而将其联系在一起,是灾异论者附会的另一种方法。即使只是名称发音相近,字形与字义都无联系,也照样可以建立联系。《太平御览》卷六九八引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征祥说》曰:“旧为屐者,齿皆达,名曰露卯,泰元中,忽不复彻,名阴卯,亦服妖也。识者以为卯,谋也,必有阴谋。烈宗末,骠骑参军袁悦之始有阴谋之事,及隆安遂至大乱。”关于“露卯”和“阴卯”,沈从文先生考证:“……屐齿上扁而达(即向上翻起薄薄一片部分,有缝由上到下),像个‘卯’字,所以叫‘露卯’。后忽不彻(有缝不到底),所以叫‘阴卯’”^[13](第131页)。下面二图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示这二者的区别^④:



(一) 露卯



(二) 阴卯

这本是履屐式样上的一点变化,却因为“阴卯”与“阴谋”发音相近而披上了“服妖”之名。查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可得“卯”、“谋”发音如下表^⑤:

	上古音	中古音		
卯	mjæg	mjəu	莫浮切	明尤平三开流
谋	mragwx	mau	莫饱切	明巧上二开效

“卯”在上古是幽部字,“谋”是之部字,幽部跟之部的距离最近,“古韵中跟之部字往往有协韵的例子,谐声字也偶有之幽两部相混的地方”^[14](第40页),所以无论是《晋书》撰书者所用之中古音还是东晋时之上古音,这二者的发音都是接近的。正是由于发音的接近,履由“露卯”改作“阴卯”的变化才使人联想到阴谋的孕育,“阴卯”之履遂被斥为“服妖”。

更多的情况是将音同字同但义不同的两种事物名称联系起来。如《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载:

太元中,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笄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遂布天下,亦服妖也。无几时,孝武晏驾而天下骚动,刑戮无数,多丧其元。至于大殓,皆刻木及蜡或缚菰草为头,是假头之应云。

妇女为求美观而做假髻,沈从文先生说:“假发作髻,其实行之已久,《诗经》上就形容过:‘鬢发如云,不屑髻也。’即可证明。近年马王堆西汉初轪侯家属墓葬出土文物中也有假发发现。”^[13](第131页)引文中的假发在东晋孝武帝年间由于被称作“假头”而与刑戮发生了联系,可见此种联系的荒唐。这里的“假头”指的是两种事物,一是妇女的假发;二是安葬无头尸体时,以木或草为其制作的人头模型。二者并无关系,只是因为名称同音同字而被联系起来,前者就成为了后者的征兆。

唐前“服妖”现象内涵十分丰富,除上述介绍的几方面外,“服妖”现象还与著装的性别问题以及一些有关服饰的怪异现象等诸多方面相关联,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一类极其特殊而复杂的现象。在阴阳五行学说与灾异学说的共同作用下,“服妖”被视为一种灾异现象而与政治相连,成为上天对君主失政行为的一种谴告。对“服妖”的抵制也是保守者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一类重要表现。就“服妖”现象本身而言,它不仅体现着时人对美的不懈追求,更反映了汉魏时期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当然,这种反传统、逾礼制、破禁忌的行为在某些时候也体现了王公贵族们生活的荒淫糜烂。但无论是进步的思想或是腐朽的行为,都有可能被“服妖”论者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批评抵制,这也反映出时人面对动荡的慌乱与无奈。正如前文所述,唐前“服妖”现象不仅给我们呈现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特别是民间服饰文化的发展轨迹。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清晰地展现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与政治思想、经济背景、社会思潮以及民俗禁忌等诸多方面的密切关联。

注 释:

① 参见《文献通考》卷三一〇。

② 图为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俑,摘自《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93页,孙机撰,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此事亦见于《风俗通义》佚文,据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延熹中,京师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屐,五采为系。谨案,党事始发,传诣黄门北寺,临时惶恐,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拷者,九族拘繫。及所过厯,长少妇女,皆被桎梏,应木屐像。”

④ 该图摘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135页。(一)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二)为阎立本《列帝图》中随文帝侍臣。《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撰,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版。

⑤ “卯”字拟音见《上古音研究》第41页,“谋”字拟音是南开大学文学院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根据李方桂音系拟音所得。《上古音研究》,李方桂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参 考 文 献]

[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袁杰英. 中国历代服饰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春秋经传集解[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2002.
- [6] 李剑国. 新辑搜神记搜神后记[M]. (稿本).
- [7] 沈 括. 梦溪笔谈[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6.
- [8] 孔颖达, 等. 礼记正义[M]. 十三经注疏[Z].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9] 荀 况. 荀子[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10] 刘 熙. 释名[M]. 传世藏书本. 海口: 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1996.
- [11] 沈 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2] 孔颖达, 等. 毛诗正义[M]. 十三经注疏[Z].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13]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1.
- [14]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5] 玛丽·道格拉斯. 利来记的憎恶[A]. 刘 澎. 20 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责任编辑 何坤翁)

Fuyao before Tang Dynasty: Discussion

LI Jianguo, MENG 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Biographies: LI Jianguo (1943),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ancient articles; MENG Lin (1978),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ancient articles.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Fuyao* is the result of ancient Yinyangwuxing and disaster concept. *Fuyao* phenomenon also has something about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ncient raiment. *Fuyao* is connected with popularity, disobeyer and tabu.

Key words: *Fuyao*; disaster; tabu